



吳興琳

鉉

纂

議

唐丞相太保贈大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唐丞相謚文貞楊紇謚議

梁肅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誼謚議

獨孤及

駁議呂誼

嚴鄂

重議呂誼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唐隴右節度經略使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駁議郭知運

崔原

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謚獨孤及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古諸侯世
子謚議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大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唯允論道賦政送往事
居叶恭秉彛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
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襁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守東

夏輯睦天寶之季二六為我皇輿西狩僖也左衽太師踐危機不
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
之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事用刑
名繩下而八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勸翼王度將順事典人
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群
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衣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
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成事實為之首百
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夫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
沒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二字以表德貞惠
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保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
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搢紳位侔周召將加誅謚之制宜以贊
留為準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謚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
典台二名以配德請謚曰謚獻謹議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丞蘇端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

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
一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揚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
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眾不同
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
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外惡悉歸
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
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數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
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季陳氏俱事齊侯陳志和而晏志
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周則載
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息我我
則靜而守中因疎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致辭患
自撥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鉢公膺大任任職日淺屢以疾辭
位且不安安可以啟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
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揚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
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諂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銜衡處均

貳宗伯攬也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
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
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
曰文不耻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
亦殊貴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
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
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
得謚文管夷吾高節反玷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
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
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約數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
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
正義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耻君不如
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記廷沮邪計其志明
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奄大德語曰無
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

足為制平謹上系此禮近古故事場公請如前議云爾

唐丞相故江陵尹尚書大人神謚議

呂譚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智潤飾道至德中與三司同

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不用中典譚參其論

在台司斷斷雖無匹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荆州一

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重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

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姦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

來荷推轂受賑之奇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脩人

和如謹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

整勢紛紜者難為工謹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

臂使指闔境無狡莩嗃棄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

必有過人者雖欲勿寢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

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譚

嚴郭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誼昔事先朝
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奮殫靈武忘軀進忠
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
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温樹不言難可得
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
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前
太師崔旆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諍上是
其言刑爲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霜電之威聖朝行寬
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
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侍郎
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
公薦在方回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
府之政曾果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
咸熙五典克從者實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
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
也哉兵和衆合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喻今
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公司斷斷無匪躬之能者乃抉段
淹抑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
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言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
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
請謚曰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誼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誼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
群臣畏威全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嚴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制
門之政爲仁由已略見於事其因患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
而繪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
其懇實公獄在求執政之前疊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
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一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
義凡設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

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今歐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
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
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
首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
殺三監誅淮夷皆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
異缺之恪德臨事審前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
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
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林散禮壞乃有
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
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
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
禮甚矣然猶讓不失人唐興采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
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於曰文貞
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蹇蹇稱貞
則遺其公袂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往

此皆有爲疊爲之也若則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預
晦謚或封德彝證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彦博謚恭岑文本
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
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問其
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褻一字不必
爲貶若張奭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
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孝烈也杜如
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
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
字謚未知所出何品或請真回不謹當以爲按據若中者臣事君之常
道苟請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爲謚如議獄緩
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
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
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
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諲之從政也威能開邪德可

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寤前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已來以賈詡之等并賈逵之忠壯張旣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賢裁庾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軒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刀無復肯祭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批政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嚴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也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繼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渝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玄成程方進以經明爲漢相而皆謚曰恭迹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

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閒爲唐上將當時唐興百餘載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一十年之蓄玄宗循漢武故事方銳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虜故能破默啜可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底以西烽火爲息慰薦麾下吏士任必以材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奭以果勇代處分閩之寄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獎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晔薛訥並爲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大公望以武

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勳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謚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字威如繫辭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

駁議郭知運

崔廈

左司員外郎崔廈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或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勳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一求況節度當開元初賜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過亦已當矣又又凶葬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豈將來之冒昧況今裂土者接畛車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跋於簡牘抑心各器於章於節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節廢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於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哀心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戌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況帝王殊塗不相公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為工子為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

前議謹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而之寄位列九卿茂勲崇名與衛匡胤飾終之禮且加於他將一
 等豈得因後嗣孱然雀巢之征鎮者率多起看敗名錄之中雖逢風雲在為侯王其
 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內外文武具僚之先悉
 蒙恩錫或音徽久沫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
 未嘗以歿代遠近為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
 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
 元二年吐蕃以樂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斬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
 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
 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且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
 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
 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觀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
 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木非為歿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
 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尚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
 其子之存亡為請謚之可不可禮請知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獻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
 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
 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昇殼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
 奕獨正身守位窮義不片以死全節誓不辱執署力屈以朝服就執
 獨懷憤數賊梟獍之罪觀其腹懷其色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貞烈士方之者鮮
 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在其其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奔去之可也委身冠纓
 死誰對其以為不然身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
 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苟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
 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丐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
 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
 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
 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不孔惺廉察之任切於亥其之
 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

戈者同其勳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
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
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
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
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
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
謹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
修身蓋官確乎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濬
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
書而東方冊則及之為文可徵矣其為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
宜為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旨
以為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為一代典法新平長
公主之子裴敷尚永清公主欲以他宗主婚及時相禮上陳不可
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為主當時稱之定呂誣盧奕郭知運之謫用
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飢旱
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
金紫其初在滄其後在常皆因俗為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
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
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憲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
作為文章以輔教化是為博聞位參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為多能
定宗廟之饗為薦可正婚姻之主為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
者請謚及曰憲謹謚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
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大凡
恭之義有二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
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
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

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
將欲商確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
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至誠雖申生之孝
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蓋以承烝之又俾不格於姦
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載而爲虞舜可也若其能及禍之將兆
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
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祇墮父於
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
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
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
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溥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
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首息
里克不鄭祁率共華賈華叔取士駟歆累虎特官山祁慶耶孤突膠
生却芳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
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
立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
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
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
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
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中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
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
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
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
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文粹卷第四十二

議于惣二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歷代是非

西伯受命稱王議

魯議

漢高祖為游議

貓鼠議

酷吏傳議

世祖封不義侯議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喪制

定服制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服母齊衰三年議

改葬服議

廣喪朋友議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大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大
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恭誓
享于有一年武王伐殷受徵二經以實其說予為反經非聖不可
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
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

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
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之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之而
子復革命父為天子子云未受命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
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子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
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
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大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尚之歲稱
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制是比且及經者也夫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
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
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
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
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
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
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秦世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
陳王業之盛自虞尚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敘
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歿經
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高郵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致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
子禮樂魯君得秉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尊禘虞夏商周之
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鄆籍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
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
賜亦非禮也何則鄆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
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主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
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吳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
子憤歎於襄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表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
用可知矣文恐來者以祀宋用王禮為從因言祀之郊也禹也宋之
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祀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
用之耶猶懼其未能文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祀報莫敢易

其常古是謂大謾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寔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邪豈應襲武王禮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身非禮之襲是周公不得爲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祗以王者禮樂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下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大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子季子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豈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

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不典獨私放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拒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漢高祖僞游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游雲夢以檢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游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囚獄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

以爲戮不享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稀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縮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觀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濂以陵遲自靈夢始矣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沖貓食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無食我黍豈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鷹犬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此鼠有靈亦何愛而曲王之貓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彊吏不勤扞敵文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火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會事誠諸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爲中郎將上欲博野塊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目爲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活命卿出總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嬖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勸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

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以夫推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維列篇次至其末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泄官無欺父之華異申張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舌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與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論

權德輿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身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魚陽之功頗却單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舒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稟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二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

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且寢遂使命懸僕疑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若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斯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綬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湯湯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官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光庶

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姦和驅滅董卓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剝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郡鳩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質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故朱弟兄可祠於朔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沉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定服制議

魏徵令狐德棻同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衍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

姨雖為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成地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母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特為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遂未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周末嘗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舉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舉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媿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舉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皆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媿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其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紉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

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懣擊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
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
永念慎終疑神遐想以為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
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獨類旁採撫群經討論
傳記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皇而獨得
者也諸儒所守守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案曾祖父母舊服
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衆子婦
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
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
功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東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
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
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稱
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

年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譏三年之內
不書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
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纁
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尚婚也案經書十二月乙巳
公薨杜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
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
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
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
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三傳何杜所爭惟爭一
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
先王奉鬯玉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
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
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玉
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

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
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
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
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
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群后或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
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迭死有已復生
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問傳云
暮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
記云再暮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
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
云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
述吾子豈得以禮記載聖所脩輯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聞

備宣帝時少傅石君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諸
子戴德戴聖慶薄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於學官
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
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
月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
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
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
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
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
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
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為乖
僻夫去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
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為姊服鯉也不能過暮哭其母夫豈不
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軌摸來裔宮牆
積陋未易可規但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

言所有措撫先儒頌且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既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魯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子游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今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曰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

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勗采古求遺不為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私會禮之家名為聚議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帝之朝六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以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亡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跂及衣之以表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盛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贊羔鴈雉鷩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刑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

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兵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
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
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
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二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勵
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
母之親子也貴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
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龕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
山是後代之盡勳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襄服總禮
經明義屢和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成衣苴菜季
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
翟輔論舅之冤寗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
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
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寗具有疑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
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
後者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取親者其他無服則
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大
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猶緇遠也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
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安放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
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
子改葬其叔父門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
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弟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
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
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
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
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比孝子
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者其人
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出朋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
文王之葬王季以水窆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以葬

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旋棺則謂之殯矣於野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者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白圭用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下忝

前列雅度精誠其儻蓋官祐甫昔年嘗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軌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論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諍豈所望哉蓋示今議之利病倚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擢筆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闊視光車美服為貴為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狹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恪路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渺瀰既廣斯甚已嶮墜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緬鄂州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柳州貝之龐歎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洟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友交也於是斂匕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喪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然祐有加官

者聚合藥餌十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字指
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
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杜賈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
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嗾鄙之詞充物於
聽謂我推去農叟之智也好我者嘖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
斲首取辱焉諄諄然如不能僕涕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太庖
具酒車傾郵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能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
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筭又
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
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
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一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有簡諒魏則
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如
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蓋辯焉祐甫應之曰
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也然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
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

張曰先王制禮不致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
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也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
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其成晉是次之所盡哉但於
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祔
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爲
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
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
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
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才雖不腆中
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彌縫潤色
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
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宣子之僕及絳也悼公
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
慎重公之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
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

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靈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文粹卷第四十二

文粹卷第四十三

古文甲 惣二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五原

原道 韓愈

性原 韓愈

毀原 韓愈

三原

原鬼 韓愈

原仁 韓愈

五規

原化 皮休

原親

原仁 牛僧孺

出規

心規

處規

戲規

二惡

惡圓

時規

原道

惡曲

韓愈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

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
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
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
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
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准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
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
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計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
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祭之何民不窮
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
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
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
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

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之意也為之城
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
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
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
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
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
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
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然則古之所為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楚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肖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比第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大神假朝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釋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火其書覆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鯁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性原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

惡數皆譽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文子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毀原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亦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多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為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執事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平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如是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原怠與已之謂也怠者

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果無鬼乎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雷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運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无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怪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比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可乎曰罪也指出而問焉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否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化

皮日休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禮其質也道德仁義其
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至於東漢西域
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與族生敬盡產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婦蚩
蚩器器慕其風蹈其靈若百川蕩滌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化
也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
比戶以為嗤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耶何其戾也如是曰天
未厭亂不世生聖人其道者存乎言其教者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
教者即戾天古者揚墨塞路墨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
揚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獄其基源其源亂於揚墨也
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子墨子哉千載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頭
視詬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
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桀之民也苟有一堯民處
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乃堯民矣嗚
呼今之士率邪以御衆握亂以治天下其口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
不曰難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擗肌笮骨傷愛毀
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
是亡其身者也不能雖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使仁愛人之貴
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今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
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為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已子王莽殺
子字是也噫教尚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
誅管蔡石碯殺石厚叔向僂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
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碯不殺
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僂則他人僂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
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仁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
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次其仁皆聖也湯
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眎生民以天下襁褓在焚溺无不挈者然則挈

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无人也謂无微子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无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出規

元結

元子問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鄉相近臣之門无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木識豈无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墜死得金玉者皆擊參遊讎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大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肯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顯顯之機如下既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

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

劇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欲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音稀而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象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旣旣旣旣兄之別稱即載系雅終不復二論旣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干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

鄉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象寃之彼
牧兒望次山猶儻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
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象過
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鄉曰於戲吾獨立
于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
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象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
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鄉五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酸音多元子
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

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尔何樂然尔我曰我鼻

我自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
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
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
裹塞不爾有滅身土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

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訥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
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
之醇耐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
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
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
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
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是母使為之聚孩孺
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哭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
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鄉寧方為汙辱
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圓或有喻之以天天
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

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
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
嬰兒之樂圓出謂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
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
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
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
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
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
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
我之小曲真憎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世年未常曲氣以轉聲曲辭以
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管
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
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為不藝其直國哉若能苟
曲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
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
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借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三平
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國音由
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
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文粹卷第四十三

文粹卷第四十四

古文乙惣四篇

吳興姚

鉉

纂

復性書三篇

平賦書一篇 李翱

復性書上篇

李翱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
 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也水
 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
 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
 斯純矣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
 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因情
 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也情者性之
 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卒者也聖人者豈其無
 情也聖人者寂然不動不生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

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存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爲江爲河爲濟爲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爲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皆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口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

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曰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爲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耶

昔者聖人以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知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鯀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

是郡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亦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世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

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
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
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
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
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
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
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
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
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
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
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
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
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

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
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
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
至改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
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
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
士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違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
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
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
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
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循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
也誠之者擇善固執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
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
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

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其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可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聖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而不善性無善而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

永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耶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情性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泥沙自沉清明之性鑒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

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矣

復性書下篇

書而作文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書無所作久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亦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非吾作也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

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其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上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抵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平賦書一篇 并序

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

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八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
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
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
惡貧窮。匹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
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
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
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
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
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用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
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
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
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公
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

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
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
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
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
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
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翔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
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九為天下者。既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既百里之州。為百里之
州者。起於畝之田。五尺謂之步。言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
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寸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步六寸二分

五釐。二百有四十步謂一畝。古者步百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
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

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
一里之田九夫。頃異名也。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
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

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為占之田一十六頃有二十

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

百二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十頃也為古之田

一十六萬二十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

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一十萬頃也方里之內以畝為屋室徑路

牛豚之所息蒔菲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

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餘為

閭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則十畝之田

為古之田三十畝校其多少亦相若矣九百里之州為十里者百

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立墓鄉井之所聚則遂溝澮

之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

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

川則擇其中長綴短而重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特雖

不能盡地力者歲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九百里之州有

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

大途則遂溝澮立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蒔菲菜蔬之所

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

率十畝粟一石為粟二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

州縣之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

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九樹桑人百之所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

乏于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

不實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疋帛公索其百之十九

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

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則遂溝澮立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蒔菲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

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

九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率一取二帛為帛一十一萬五千

有二百疋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九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

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蠲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

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九十里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
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七十
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入
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困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
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戒必精勿滯以內于公
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
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
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敬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
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
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
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
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其君
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
戶兮女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